中华古籍保护

三朝要典卷之十七

移宮

泰昌庚申八月戊辰

上諭禮部曰

選侍李氏侍朕謹愼勤勞賢淑聰敏德度方

正

皇長子生母薨逝之後奉

先帝之旨委托撫育慈愛視如親子厥功懋焉

國家圖書館藏書

着封爲
皇貴妃所有合行事宜爾部作速具儀來看
已而欽天監擇于九月初六日行
庚午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官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畢上言保
儲事
上曰

父皇在日曾將
長子令
選侍看官
選侍生幾男胎不存生幾女胎止存一女他
疼他他疼他盖指
選侍疼
皇上而言也隨傳
皇上出見

上又言
皇五子亦無母亦是
選侍看管傳
皇五子出見又
命封
選侍爲貴妃
史臣曰當
皇上沖齡

孝元太后暨
孝和太后相繼賓天顧復無人
先帝奉
皇祖之命委
選侍以撫育之任
先帝遴擇之意良匪輕焉
選侍承茲
寵命護視有加上慰

國家圖書館藏書

貽燕之心遠媲鳲鳩之德
先帝所以有進封之諭也乃權璫搆怨羣小附
之幾成
宮闈之釁幸
皇上英明仁孝照映千秋據禮補封聿光
遺命不匱之思維則之烈具見之矣
辛未
上再召閣部九卿科道官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凴几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調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再申前諭又
諭封
選侍且
諭速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覲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
選侍保
震器國本爲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温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
封
恭靖端懿温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
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
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
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甲戌給事中李若珪上言

冊封
選侍此
皇上追奉
先帝委托之
旨至孝也念切保護元良全賴李氏早
冊封以隆付托至要也但禮莫大于分分莫大
于序前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后尊謚尚未舉行加封
郭元妃
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告竣此與
冊封
選侍次序既已昭然則其孰先孰後亦自昭
然乞再

諭閣部着並四大禮俱擇吉舉行務使先後有
序即相隔一日而禮制行
大典光矣
史臣曰禮臣謂保護
皇儲
冊封惟恐其不早科臣謂保護
元良早
冊封以隆付托則

先皇在日皆未嘗言
選侍不當封也乃
鼎湖方泣而種種誣衊直欲言
遺言而興大獄何也他日
皇上曰欺朕幼沖陷朕不孝諸臣其何辭以對

是日
上又召閣部九卿科道官時疾已大漸諸臣叩
頭問安畢

上傳冊立
皇貴妃諸臣以冊立
東宮對
上因顧
今上命諸臣等輔佐為堯舜又
諭及壽宮諸臣以
皇考三陵對
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同聲對曰

聖壽無疆何念及此
上仍
諭要緊者再
九月乙亥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卽請叩謝
皇上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上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至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卽正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卽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
上曰例行

汪文言亦何至爲王安義子蓋奄黨授身逆賢有十孩兒之目印馮銓亦其一也先撥志始曰文言歙人因黃正賓以交諸君子游遊長安與東宮伴讀王安善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是日

先帝升遐思擅威福而

選侍奉

先帝時安素以不加禮爲恨與義子汪文言科臣楊漣周朝瑞惠世揚道臣左光斗等深相結納時密議于直房計傾

選侍以洩夙憾而移宮之議生稱制垂簾之

因力安指說當世人品某之爲正爲邪安雖之不倦丙丁之際正人盡退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齊楚寄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此可搆也遂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搆卒兩敗而楚乃歸正雖楊左主謀而先後奔走玉成之者文言也庚申之歲[illegible]湖再泣擁護沖主則南昌劉一燝與王安共之而文言實綢繆之諸君子

說起矣

史臣曰垂簾稱制千古不幾見之事

我

朝家法嚴肅前代所無

選侍何人遽敢萌此妄念不過王安楊漣諸人內外合謀互相煽播以爲不重

選侍之罪則其功不奇故搆此釁端爲立取

尊膴之地耳不知

東林

嘉文言而忌日
為累後逆賢
以借文言日殺
楊左御史梁
夢環復疏
參逮下詔獄

父子相繼
天位久定亦何功之與有離間
宮闈安居定策此實天理之所不容而王法
之所必誅者也身陷大辟名汚青史
盖卽于此肇之矣

是日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言
殿下暫居
慈慶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住
乾清宮矣從此
宮闈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卽有保護
聖躬一念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不勝慶
幸第前此朝夕
先帝左右防閑嚴密

先帝賔天矣在
選侍雖有撫養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
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住後殿萬一此地不可居
則近
乾清之別宮亦無不可
史臣曰此九卿科道公疏也旣曰

先帝面諭
選侍可任保護之責則諸臣必無疑於
選侍矣乃以漣等一言之簸弄羣起而攻之
是不信
先帝而信漣等也豈不悖哉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庭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
而
殿下乃居
慈慶不得守
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卽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矣行
于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
之禍立見於今日誠有不忍言者矣乞收
回
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速移置

一號殿中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矣奏入
上諭移宮已有旨名封事旣云尊卑難稱着禮
部再議來看
史臣曰甚哉小人之譸張也
選侍熒熒女嬪聽威福于
主上卽一王安能窘迫之有何權勢而以呂武
擬耶夫
選侍不呂武則逼移

選侍者不得言功羣姦旣欲藉逼移為定策
則不得不指
選侍為呂武然竟不顧傷
先帝在天之靈虧
皇上罔極之念也為此言者亦不臣甚矣
署禮科給事中暴謙貞抄㕘曰
選侍李氏之請封
皇貴妃也

先帝所以彌留顧命者以
今上震未繼離應有保姆時爲勤顧耳今
大寶旣登矣上有百靈之所呵護下有百姓之
所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
稱爲乎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也
宮闈之禁祕雖不敢妄爲猜疑而揭帖之喧
傳實槩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則事
權或假事權一假則滋蔓難圖愼始慮終
顧名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史臣曰科抄之欲停封非體也非孝
也且旣云
先皇帝託以保護
今上功豈可泯
遺命豈可不遵至云處心叵測滋蔓難圖何其
誣與
丁丑禮部進

東林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啟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
上諭另議具奏
戊寅
上因九卿科道之請
御批移宮待擇日即行
己卯給事中楊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
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
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
陛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
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
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抑將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
幼主乎貴妃虛名耳
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
今上新綸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
皇祖與
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例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

皇帝尊稱
選侍非嫡母非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
我哥兒以
冲年作此大不敬語宜
勅命恪遵
天語立刻移入
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當年郭春
女得幸從來外邊猶能傳之無得多生侈
願可矣是日王安手持揭帖人授一紙郎
排
選侍揭也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耍我叩頭等
語科臣范濟世等相顧駭愕獨楊漣左光
斗等欣然受之同聲忿詈力以排
選侍爲功
史臣曰楊漣云
選侍非嫡母非生母固也然記不曰父有愛

妾沒身敬之而不衰乎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而郭春女之言豈宜出諸臣
子之口若漣者眞無人臣禮矣
大學士方從哲等上言昨吏部等衙門公
本及御史左光斗本請
選侍李氏移宮已蒙允行但
嗣登寶位定于明日禮成之後卽當移居
乾清宮決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其
選侍必須先期移宮方爲妥便聞大內
仁壽殿規制宏敞堪以久居伏乞卽刻傳示
速令搬移臣等及百官謹於宮門立俟批
發奉
御批移于
仁壽殿卽日搬移于是
選侍不待輿從倉皇徒步僅一姜昇手抱

八公主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被安擄而李
進忠劉朝田詔等俱被王安誣稱盜寶立
刻下獄拷掠羅織併及侍父矣
史臣曰
選侍之在
乾清宮盖以侍
皇考之起居也
皇考鼎湖方升

皇上玉音未降
選侍安敢擅自離居覲于即日般移之
旨一頒而倉皇徒步片刻弗停則其毫無占住
不出之意可知既已移矣而擄其簪
珥逮其隨從幷其生父幾致之死彼
王安者抑何敢于無日無天至此極
也
辛巳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以內

宗林

官李進忠等輒轉相攀株連無已請自科
道所指數人外有告發平日罪過者宜令
該監與東廠從容訪實徐爲議處庶幾人
心不至惶惑事體不至紛紜奏入

未允

給事中惠世揚參方從哲十罪三可殺內
言
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

李進忠即魏忠賢見劉若愚酌中志蓋他日詔獄追贓之根皆伏於此矣初不因三案之得失是非也亦可悲矣

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
反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
欲封爲貴妃又欲占住
乾淸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疏入
上以風聞輕詆責之
史臣曰世揚依附王安希功定策一
則曰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一則曰欺

抗
聖母不共戴天過爲挑激之言以行其離間之
術天理人心澌滅盡矣
癸未御史張潑上言連日以來捉獲多少
大璫試問諸璫來歷强半皆
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
李選侍之近倖也
先帝訃聞之始中外紛紛告言謂
選侍素讎于
新上之生母付託非人旦夕恐有别故
先帝誤命及此盖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
以爲名封之地流言徧布揭帖抄傳大臣
長慮却顧一切
宗社大計令臣等慷慨言事是所望於
顧命諸大臣也
史臣曰自移宫事起諸姦之所以誑

東林

誣
選侍者不遺餘力矣然未有敢謗及
先帝者今潑乃曰誤命曰寵異
李氏藉付託爲名封地種種狂誖之言更出
諸姦之上其視
先帝果何如主乎若潑者眞所謂無人臣禮者
也
袁化中亦上言曰

先皇彌留之日閣部諸臣於問視後皆爲
聖躬孤危慮遠共議移宮以防萬一首輔亦爲
首肯且草一揭以示衆欲各衙門公爲保
也及各衙門疏上而首輔之揭反又入袖
中矣事在不疑尚懷觀望直至大家喧爭
迫而後上識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曹應魁等一本爲電察冤抑以昭法
紀事內有郭春女同心腹劉遜姚進忠等

三朝要典卷之七

同謀賄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纘卽日上
言
宮闈事祕臣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主哉
卽位三五日卽捐四百萬金爲犒遼濟邊建
三殿之用其不爲財利動心也四海所共仰

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視盖以其生男女數胎又生第
四
皇子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言之李氏若愛
已所生則鳴鳩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視意也如曰進銀而且賄進則
其事影響不可信況可形之章奏見于邸

報使

先帝昌不白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

罰而斥逐之勿使入宮得肆謗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天下曰大

孝誰云不宜奏入

未允

選侍誣衊

史臣曰是時内外煽播中傷

先皇無所不至矣此疏爲保全暴白之始犯忌

觸姦詞嚴義正厥後身爲射的而保

保不回力持正義

聖孝光昭

先靈妥侑端有賴矣

錦衣衛北鎭撫司掌印千戸梁慈等疏奏

打問過劉遜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

忠王永福鄭穩山等隨從

李選侍拏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及李
進忠劉尚禮逃匿情繇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叅看得李進忠劉尚
禮二犯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
關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拏獲如何又逃據該衛題云未經接
出預先逃走則在內必有透漏消息之人
在外必有囊槖窩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

京師親屬應多弟侄非貧寠孤身可以逃脫
者且進忠等大膽狂心原係首謀天發其
姦倘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緝衙
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爲支吾出脫弁髦法
紀故抗
明旨者定行一併叅究抄出嚴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今

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遂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者其憸黠光景傳聞紛紛職不
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嘆隕泣
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寘然不與匡救無論

青史遺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
何肝腸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
眞可爲堯爲舜之弟一義矣曾皙嗜羊棗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
敬之不忘今若此眞可謂之不忍不忘矣

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而
付之不問我泰昌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
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氷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
不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
態獨不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宥之乎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欲歔欷情事草木感
傷而況我輩臣子乎
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作多少好事臣
子輩受多少鴻恩而

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妾乎職久欲上疏廷
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
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願委曲調護極力
回天令
李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

史臣曰昔輔臣彭時爭
兩宮徽號有責其懷二心者時曰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
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今
選侍一侍嬪耳繼春獨力爭之不以爲全
聖德而反以爲黨李氏臣亦曰何所利害而爲
之黨耶及夫陽照當空羣姦屏跡當

東林

年以為利而黨者皆因之為害矣故
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

己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遂上言先
是諸臣聞變倉卒趨朝維時大臣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
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別殿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
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姦璫布滿
陰為氏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甯處
君父驚竄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
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初二
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初五日閣臣具揭
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內外甯謐臣等舉手加額共
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旣當還宮則
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
移宮以後存以大體捐其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所能臆度也
史臣曰當時通國議論未嘗不曉然
祇此數人隻手障天搆成大局俄而
暴揚
選侍之

旨下矣誰爲爲之提于桴鼓耶

三朝要典卷之十七

所云聖母者孝和皇后也素与李選侍有隙鬱鬱成疾非崩有遺言云与西李有仇負恨難伸時熹廟幼不甚省見先撥志始

三朝要典卷之十八

移宮

辛丑

諭內閣曰

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

朕昔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

惟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内問安有李選侍威
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
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
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日每章
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即日要
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

氏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
氏于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諠謡實未
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
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贓明証確自干憲典
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得本犯與劉遜姚進
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

明明提筆之諭旨而坐王安以矯傳詔奄黨亦可謂天良漸滅矣

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史臣曰王安修郄

選侍逼逐移宮慮外廷之有後言也于是矯

傳

詔命以自蓋其姦先後經科臣霍維華內豎田

詔之所論列讀之令人髮豎眥裂旋

奉

明旨曰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又曰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又曰朕弟妹骨肉至情豈

不注念

父子之情毛裏之愛藹然勃然可悲可涕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如日中天矣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驚愕即具揭

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
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
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從哲等又
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時恃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寃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
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于外且

皇上旣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
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
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遵
旨徧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
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
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
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
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
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誼特諭卿等知之後甯
道御史王允成阿附光斗等糾輔臣曰
陛下于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輙自
封還夫封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
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十月丁卯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噦鸞相隔
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噦鸞宮雖燬選侍李氏
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上
輔臣之書爲喜樹旗安生題目繼春復
揭之曰保全
選侍盖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詫眼

旌旗驚心題目也
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
承忽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于此處
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
選侍者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

選侍以安之耶即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而豈
必立刻驅逐羣閧打搶革其已進儀注之
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
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
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人人
覃恩異數家家廕子封妻而欷歔
先帝一妻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爲興
言嗟憤泣下霑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

戈于解忿平爭者繼春又復揭曰職非操
戈乃止戈也
聖德無損卽已普天胥慶爲臣子者心同爲國
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者
之忠告乎朝瑞旣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
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眞知也半夜宣麻連番
中旨那不以

皇上眞知爲餅乎于是朝瑞語塞
史臣曰繼春望
皇上遠法堯舜近倣
孝宗不以疏而以揭責備閣臣言婉意盡此一
腔忠愛所發抒也而周朝瑞疏揭連
篇諳諳以安
選侍爲繼春罪夫繼春何罪忘
先帝之深恩助權璫之虐燄朝瑞實自陷于大

罪而不自知也
壬辰尚書黃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死
人必使其罪皆麗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
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
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就
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盖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
思母德載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册封
選侍爲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
犯王永福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
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等
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
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
再不必瀆陳克纘又執奏曰臣于問擬王永
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
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
臣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履
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盖以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
而迹有涉于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
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
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
李氏之人而遑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
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
慮輔臣方從哲等仍以原本擬票進曰
皇上所諭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法之平且容
縱欺蔽紊亂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少累
皇上光揚之孝更覺有礙伏望俯從所請
未允

史臣曰當時王安矯傳
詔旨擅作威福其視王永福等直几上肉耳而
克纘直據法力爭不肯殺人以媚人

东林

卒令田詔劉朝得以再見天日較之
論犯蹕議盜環者所關更大矣
己亥御史周宗建上言
先帝仁孝天縱身履震驚然能護持于
青宮之投梃而不能決絶于衽席之進御能
浹月之間盡釐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
幾貽禍本二十年不得見
天子之臣而護
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
兩朝逼匹
后之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
史臣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之
義也今日衽席之進禍本之貽則
先帝爲何如主而直宿護
駕移宮清禁則津津有餘頌焉盖儼然以定策
歸臣子而光昭

三朝要典卷之六

东林

聖德直㝠然罔顧矣
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孺上言
先帝之賓天
皇上之出震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
乾淸而久居
選侍則
至尊當避居于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
慈甯即
孝端且怨恫于無棲㑹傳宮闈之線索豈皆虛
空兼以佳治之薰蒸慘于楔刄雖
皇上以萬靈呵護之身萬萬無他慮然爲
聖躬計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于求穩中之
穩則始而請
駕旣而移宮當亦不再計而決者傳聞文武捧
護

天日之姿慰示羣臣而虎拜歡呼于萬年
龍光卽照于頃刻此亦雲龍風虎之一奇也卽
左右移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
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
無外仰㦨
在天湯網之弘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并是一心
前後原非兩段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而湯然也楊漣亦上疏
選侍移宮亦宮侍本等事耳但始末情形及
今不一昭明將醖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
他日之實錄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
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于
選侍鍾情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
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
垂簾之意乎哉迨
龍馭上賓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
者臣冒死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
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
不容
顧命大臣應
召請見意欲何為及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
萬歲祈
皇上即日
登極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危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
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云從來
冲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至初一
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專疏初五日猶抗
不奉
旨李進忠等爲敢以包天積蠹挾舊官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
冲年之新主尙成其爲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乎哉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
捏倡
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并
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之甚者
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臣安敢無言
臣謂甯可使今日忤

選侍無甯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
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
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
先帝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況兩奉
聖諭
選侍居食之禮有加方知

皇上雖念及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先皇帝之欲獻海涵天盖義盡仁昭已是善處
宮闈恩禮之間矣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
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眞極切覽
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當
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復下

詔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為大小臣工
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勵勤庶政定無異議不
意外廷近來廼有謗語妄生猜疑日至輕聽
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
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
羣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illegible]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
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暖閣卿等再
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
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
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
此者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
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
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
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
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
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
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
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溷淆
朝政不甯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如此等
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
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暖閣不放出入司禮
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
駕請蚤回選侍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
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
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
朕必欲再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
不肯必至於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
聽政之意朕嘗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
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日往選侍宮
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

之恨更深其侮慢淩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
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
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
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
每晴忖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

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
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牙爪
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
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
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
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拏去重處此朕苦衷曰

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
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亯
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為口實如異日
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於
朕乎豈不聞
聖母之崩繇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
何不為
聖母只為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

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
朕因有感于衷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
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
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於李黨責備朕躬
不顧大義熟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偏
庇內臣執奏以朕在沖齡外廷疑爲中旨喧
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
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
自生枝節以取罪愆特諭

史臣曰王安以夙憾
選侍倡議移宮肆其逼逐欲加之罪則曰請
后垂簾欲甚其罪則曰欺毆
聖母從根生株從株生蔓此不特智者而後知

三朝要典卷之六

也乃邪黨必執
累詔以爲詞謂
累詔不出
皇上則有損于
皇上之英明然英明如
世廟議禮之
詔三易不以其故貶聖何也天下曉然皆知非
禮之議出于權臣而不出于

劉一燝东林

聖意也況矯
詔恣惡之王安天下莫不聞乎天牖
聖心一朝震怒暴其蒙蔽姦黨肅淸而
聖孝始無虧也不亦休哉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
宮庭肅淸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

辯致釐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
象悽境危衷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
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卽早毓
王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眞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卽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宮
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卽知亦何能詳審
以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爲不然之疑甚至
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
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
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史臣曰追念
皇考篤厚
選侍此
皇上之本心也最初一
諭會經閣臣從哲封還蓋明知王安楊漣等之
矯托也觀于他日一時傳諭不無忿
激之
旨而
聖孝益昭然于天下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以封還原
諭責望輔臣不得遂抗言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宮前後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孑焉匹婦耳當
噦鸞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何
所虧欠而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
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于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爲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

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
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逈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慚設如
諭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卽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泒與照管弁毆崩等語天下
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
至此此臣所伏願
皇上之愼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於困若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求批頰之

兇在
選侍卽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卽在普天
率土臣子亦切同讎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旣未得
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廷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讎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旣判玄黃之戰辯方興
讎不讎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
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入
留中

史臣曰
皇上之于
選侍恩禮始終原無纖芥之嫌外廷諸臣亦
皆知屢諭之不出於
聖意第安等虐焰方張無敢誦言之耳業浩獨
請收還
聖諭弗輕播傳其言委曲微中根于血忱宜
聖明有以默鑒之也不然兇鋒所中甯待他日

而後例處也哉
癸丑給事中李春燁上言臣惟天下猶一
家
上於臣猶一身同在一家一體之中得力者不
必翹之為名偶偏者無遽指之為黨斯眞
師濟眞和衷而天下且永永無患頃者移
宮之後一二臣子或恤其私規以厚遇無
亦以名分既定則恩施可加一以仰體

先帝之愛一以推廣

皇上之仁亦非左袒李氏而樹室中之戈倘同爲臣子同有心肝而敢背公植黨忘君護讎則是家之敗子身之蟊賊卽同類共殛之不暇肯令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疏入

亦

留中

乙卯給事中孫國禎上言

選侍一事

皇上萬弗歸臣下以功此之功臣子不敢居之功也尤願

皇上萬弗疑外廷以黨此黨之名國家不可有之名也居不敢居之功所係猶小開不可有之名恐初緣一事後遂曲借之以張羅明兆于一言或卽陰操之以爲穽三窟爲崇一網可空而禍中于國矣

上報聞下之所司

史臣曰春煒不必翹之爲名無遽指之爲黨與國禎臣子不敢居之功國家不可有之名等語皆正論也竟以此觸忌先後例處一旦

聖明憬悟旋與

召還駸駸柄用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休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八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

移宮

鎮遠侯顧大禮上言移宮始末臣下未能
盡知因訛以傳訛而猜疑紛起議論似乎
偏執究竟本無他腸總之欲
皇上推廣仁孝
大德不至有玷昨蒙
皇上渙發綸音曉諭中外臣民在在奉揚臣伏

讀至不加
選侍之封號奉養
選侍之優厚等諭
天語煌煌洞見
皇上堯舜之心乾坤之度更顧始終一意非所
以厚
選侍正所以上安
先皇也

先皇之心安而
皇上之心更安矣
上報有旨
史臣曰自垂簾語出移宮事成諸姦
恨不立殺
選侍爲快者而始終一意厚
選侍以安
先皇乃出自大禮之口諸臣讀聖賢書所學何

东林

事竟一武臣之不如哉
癸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天不安者三臣
發明移宮之故祗以疑闕禁近事恐傳訛
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
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
而已旋荷
綸綍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
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
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

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
過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
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
不安二也
宮禁日就肅清
社稷有何桯杌而
聖諭以志安
社稷爲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
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爲過
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
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
而已

史臣曰楊漣以微功之念搆
宮闈之釁雖稱功頌德實繁有徒然名義可
畏鬼神難欺清夜自思想亦有不嫌
于心者此所爲有乞歸之疏也猶高
自誇詡儼然以
社稷之功自居明明有要挾
君上借慰留以壓清議之意夫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若漣者其何逃于王法也

剔落孫所收
點將錄有

乙丑御史潘雲翼上言楊漣雖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
國殊令忠臣扼腕
丁卯御史郭増光上言黃克纘之去雖以
會推而徐察其去之之因則斷獄始末一
疏神已告人楊漣之去雖以
恩重而微窺其去之之意則移宮始末一疏一
見乎詞然則克纘去而斷獄之疏與

選侍之說紛紛不了則翹主過以為名誰實
始之恐大臣用心必不其然漣去而移宮
之疏與
中旨之說刺刺不休則攖逆鱗而逢怒行將及
矣恐諫臣受
君何樂有此臣怖卒慮始謂兩臣遯思殆不可
不轉也
御史張論奏曰苟利于國何必居為己功
誠盍于
君何必標為異議
御史郭如楚奏曰移宮
正位原係定理豈可居之以為功安靜
加恩自是格論不得挾之以為名
上俱報聞
御史焦源溥奏曰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李選侍者非忠
選侍不過一宮人耳尤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廷雖不能盡知惟恭請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有臣子所不忍言

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
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官揑造
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即
沖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
豎膽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詔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即欲爲
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寛其生父而移宫
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
抹殺也盜犯之叵測罪不在贓必不可得
而寛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父母乎天下無
無母之子臣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

黃克纘上言源溥謂在

先帝時爲

二后者爲忠爲

李選侍者非忠臣廣之曰

聖母旣正名定位得從

先帝歸于九京則光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

宮闈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臺臣之言則

必

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

上曰近日王業浩李春燁逞臆妄言朕念係新

進小臣立朝未久不忍譴責乃加優容令其

自省黃克纘身任大臣當以和衷體國如何

倣學小臣輕躁肆無忌憚指

聖父

聖母以爲要辯快心之計藐朕沖年無禮太甚

所謂平日讀書忠孝二字何在本欲着九卿
科道會議具奏念係大臣姑不深究
史臣曰左袒移宮者無不以侍寵
先帝欺毆
聖母爲
選侍罪狀亟欲暴之天下克纘獨請光昭刑
于之令德無虛傳
宮闈之忿爭侃侃正論足以關羣小譸張之
口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眞得大臣事君之道者矣
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臯奏曰客歲八
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
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
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九卿科道周嘉謨
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宮專疏
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宮以
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㕘者
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
楊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瑺疏下科而
抄㕘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
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
之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瑺
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嘆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
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車馬
塡門總非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遙映不夜
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
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
未竟忠直之猷含糊一旦吞戰不知其幾
何時矣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
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
心跡自白不必會議
史臣曰此時楊漣姦謀未露形迹詭
秘故得朦朧徼忠直二字之褒迨後
事敗竟以棄禮忘君犯上不道伏辜
秦匜立照漢法不赦
聖心之明斷如此

东林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當
選侍移宮之際公議鴻宣于封事千官鵠俟
于
殿廷非漣一人之言一人之力則漣何敢萌
居功之心在人自不必過有居功之疑惟
羣疑漸積于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漣
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
竊則今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
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返
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無言即前此小有
異同無非為國
上報有旨

東林

詹事公鼐奏曰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
最爲眞切臣欲記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賛
兩代光明諡靖之治至于追號之有無移宮之
是非又在以後記言記事之臣據禮據情
明書于記注以定綱常名分之大義而非
臣之所敢與也
給事中蕭基奏曰以安
選侍爲急孰若以衛

東林

聖躬爲急乃可奠宮府之危此亦輕輕重重公
道隱隱寄焉者以此衡量事無多求言無
硬爭而議論可弗騰矣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
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

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爲貴而未嘗
遷會乘機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
使鬼私畀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尺
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者
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寘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呼吸之間交結
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
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
叅新輔種禍有根即不言移宮亦且不免
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繇得
服今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去國何畀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
諾于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
何必報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
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
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羣
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堯舜在上眞有交通之臣且肘腋之間有
敢于矯

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豈其渺細此臣同官馬逢皐所以慨
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也亦
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
添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臣竊以爲
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之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
在于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

上曰移宮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發閣部大
臣後諭是朕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
有何交通矯旨所請召對知道了
史臣曰楊漣交通權璫倡起移宮三
尺童子皆知之震孺乃謂不動聲色
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不知
皇上有何不安待漣衽席置之乎甚至以肘腋

东林

有竊
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爲挑激
聖怒之計殆所謂欲盖而彌彰者也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
責移宮之楊漣而其誓死定策排闥叩
主
顧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眼決
春明之血心擢雪路之車但恐
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癲所以
終難蔽楊漣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
之反而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
深疑其心乎此亦功罪數十年來翻翻覆
覆之案而今反借去
國之臣見其公也

三朝要典卷之六

東林

史臣曰一時黨救楊漣者多假借題目變亂功罪無非附會王安傾陷選侍耳曾不思屬毛離裏之愛原自關情斗粟尺帛之謠眞堪雪涕而諸臣枉費心思徒工機械上得罪于
君父幽譴于神明亦可為萬世人臣之炯戒矣
御史周宗建奏曰以移宮一案言之凢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閧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據此為名再生議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憶逆各欲高其聲價御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

所爲不得不慮也

御史倪應眷奏曰漣當中外危疑之際

宮闈睽絶之時慷慨排

閶丹忠映日此時身家之不惜豈功名之是

念迨肅清有日議論紛紜不得已出疏以

自明原未居功何嘗有罪竟使鬱鬱去

國不潔其名罪璫揚眉忠貞短氣長安之兒

童走卒莫不惜之非獨惜一漣也惜

國家失一任事之人也

上報有旨

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奉差在籍見前

諭播傳因陳具揭之實以祈

聖斷其言曰移宮一事

宸斷明決而傳聞光景凄楚紛紜遍國有若吞

若吐之酸舉朝有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

臣硜硜之見恐損

聖德齋沐具揭面閣臣諠諠言之懇達
天聽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
不祥觸璫者無幸哉盖念
沖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折柳先防威福
大權莫向中涓送却而至於
皇考之瞋目九天
聖母之不讎匹婦又交得而雙殲耳此微臣當
日具揭之實忠憤所鬱義無返顧一官七
尺都所不惜老親幼子不暇為計也
上曰賈繼春賠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
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
類彌姦爭端大起大臣求退小臣紛嚚咸畏
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
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
肆辯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
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為攖鱗逆耳之說

东林

箝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
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話
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祗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以冀轉達
天聽及捧誦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爲保全而小臣之
狂愚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
備錄原揭回話伏惟
天鑒
上以其疏中無
李選侍雉經
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愼言奏回當
鼎湖再泣中外倉皇時大小臣工痛念

先帝青宮毓德之時盖不勝處心積慮之苦及

甫

登極而妖冶為殃刀圭未效又已扳號莫及矣

幸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諸臣懲前毖後倍用周

防誠危疑恐懼當八月之抄九月之初矣

偶值

選侍

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時也

宗廟之鼎鬯為重則

先帝之簪履為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卿周嘉

謨之疏也又不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

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宮府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為望矣既而閶

闔弘開

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嵩呼而慶

聖主之龍飛遂亦不覺愴焉而痛

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所以臺臣賈

繼春不得已而齋沐具揭諄諄于閣臣周

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

昧不可見之迹而煩揣摩臆測出事理之

外乎

御史高弘圖奏曰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

一疏大宰謂感泣

明綸控伸孤憤以向所告同列者今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樸誠而信友

獲上自此明白昭徹于天下矣夫楊漣之

去國則以移宮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安

選侍之一揭同屬耳目之臣各瀝忠直之血

此不求同于彼彼亦不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定

選侍亦無不安緬惟
宮禁危疑之際而決策呼吸此不可謂非漣
之功即繼春亦未嘗不以漣爲功而漣第
不敢自以爲功也安
選侍之說起于移宮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中外䁾然知移宮
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于骨肉之心但謂
乾清爲
至尊所履
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有是移移而左右
未免炎凉則
選侍不安傳聞復有舛謬則
選侍安而猶以爲勿安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也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爲非是也
聞

皇上踐祚之初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
比肩赴
召其主于移宮當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
者也有安
選侍之餘忱總結移宮之餘案繼春與漣亦
何以異也伏祈
勅繼春入境而于楊漣旋
召之還

朝其退愈光其進愈榮矣
御史王大年奏曰臣見同官賈繼春等疏
傳
嚴旨足令人臣措躬無地矣但臣下職在守官
惟恨不得自爲靖獻耳苟得自矢則收其
言而言重即置其言而言亦重翕受之優
容之則得其職擯斥之戮辱之則益得其
名總之無奈言官何以言官而居此無可

奈何之職乃欲其盡結青蒲之舌長袖折
檻之手不幾防口而防川乎
御史張捷奏曰
皇上踐祚以來煌煌
明旨追原當日正始之繇發抒
聖母終天之痛
大聖人純孝之德旣昭昭然揭日星而貫今古
究也卒以優厚示著存以親愛聯骨肉

皇上自是仁義並行而臣子未免意見各執迂
戇之細說豈足掩
聖德之隆補偏之苦心亦或操相成之術其以
爲相成也則不當深罪其以爲無所損于
聖德也則亦何必褻
王言之體而樹威于二三小臣哉
御史劉廷宣奏曰
皇上移宮之後亟

恩恤
選侍見于
聖諭者盖已仁至義盡度越千古御史賈繼春
之揭何爲者此繼春之過也使
皇上果因篤念
聖母微不能忘情
選侍
皇弟

皇妹或不得其所爲
皇上誠過矣臣下誠不宜誦言之然尚不可得
言者以茅焦之鼎而
皇上原未嘗有一于此也則繼春無嫌批鱗正
可謂之狂愚不諳事體焉耳盖垂簾之漸
當防
紫微之垣宜正移宮者移乎其所不得不移羣
臣無庸居之以爲功鼎湖之淚未乾舄履

之遺可念則移宮之後
選侍亦自不得不安又胡可執之爲言者罪
案耶且
皇上實加恩于
選侍
聖諭明明昭布于中外如令繼春以安
選侍得罪而去人且謂
皇上實不能忘情于
選侍將不信
聖諭而反信繼春所誤聞于道路之言爲果且
然也則
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臣故願
皇上之熟思之也
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伏讀
聖諭曰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知

陛下之念
先帝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意亦未嘗不以
先帝爲念今誠寛繼春令天下皆知苟念
先帝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孝之至也臣又伏讀
聖諭曰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知
陛下之友愛弟妹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意亦
未嘗不以友愛爲言今誠寛繼春令天下
皆知凡言友愛者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仁之至也
給事中薛鳳翔奏曰御史賈繼春本以愚
昧出之戇直捧回詰之
嚴綸不知如何悚惕凛席藁于舉筆必且痛自
創懲所願
皇上矜其愚不討其罪嚴于始稍寛于終許令
自新嘉與更始豈非

三朝要典卷之六

主聖臣直之芳躅而赦過宥罪之鉅典乎
給事中王繼曾奏曰
陛下恩隆
選侍當時與
陛下同心者大臣有面奏有章疏則非賈繼春
一人始也夫冢卿科道諸臣何惜一小臣
而欲庇護之誠不欲
陛下以移宮故有所拂怒罪言官天下愚昧之
徒竊議恩意不自
陛下令御史獨言其名也
給事中倪思輝奏曰御史賈繼春者惟知
全
先帝之慈以成
聖明之孝而不知至仁錫類原自處置得所正
皇上所謂新進小臣不諳事體者也今奉
上回話席藁方殷乞

皇上曲賜優容以明天地之大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亦云
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
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愼
言等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爲
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
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愼言高弘圖俱罰俸
二年王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
不顧大義且說人主於言官無可奈何是使
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係局
外之人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
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东林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

移宮

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汗朕躬且

皇考

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是受姦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廻避朕何得深究今旣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眞僞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而削繼春籍又

諭曰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

明肆揑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
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了職爲
民當差永不敘用
　吏臣曰賈繼春當表裏羅織之時獨
　能不惑邪說不怵權勢以輔

皇上爲堯舜責望輔臣勁節孤忠亭亭獨出乃
　諸姦惡其異已必欲置之死地賴
明聖保合旋與環
召天下萬世不獨頌
聖度且諒
聖心矣
　五月癸丑給事中霍維華奏曰禮司之任
　則績成既重關係匪輕盧受以奄奄暮景彰
　彰罪案臣下之投之者猶不勝忌器之慮
皇上之去之者得無亦覺轉石之難乎則繼盧
　受之後者必得小心翼翼忠順無他之人

逆案

任之方可而長安道路之口皆以爲王安
迫欲得之以爲大作威福之地臣以爲王
安日侍
皇上左右貴近無比豈其復豔心此物以自蹈
於蛇足近又聞其告病調理偃仰私寓矣
是果能居高持滿引嫌自避乎抑垂涎欲
炙斥以必得乎不然以
兩宮嘉禮之日而王安棲遲外邸又傳聞其眺

遊西山一時嘖嘖之口雖未敢盡憑而亦
不可代爲之解者矣乞
皇上省覽思維斟酌愼重如王安畢竟可恃可
任亦及
嚴旨切責以後宜小心勤愼勿復如今日之舉
動乖張啓人情驚疑之端生羣小趨赴之
念倘念其從前擁護之功已多向後保全
之道宜審則在

皇上之熟爲王安計王安之善自爲計而已
上曰盧受已有旨了司禮監掌印官朕自簡任
何得以風傳猜誣陰寓私意內臣進退豈
容外廷操權結恩修怨將來漸不可長霍
維華不諳事體念係言官姑且不究
史臣曰王安伏法之機始于此此時
側目王安者無不爲維華危而維華
爲之不顧不獨有識且有膽矣

東林

七月乙巳田詔等名下李文威等具本鳴
寃
上念田詔侍奉
皇祖劉朝等侍奉
皇考俱有勤勞諸饒死送司禮監奏請定奪令
閣臣擬諭大學士劉一燝等奏曰此事屢
經法司問擬具有成案今
皇上念其微勞欲從寛議如天好生之心臣等

敢不將順但
皇上之欲寬者恩法司所定議者法且李文盛
原本未經發下法司無憑質辯難以平反
上卽發田詔劉朝等二本一燝等又執奏曰此
事法司屢經問擬奏有
明旨
聖諭亦謂贓證明白擬辟極當今據本犯奏辯
事款多端熱審在卽果如所奏法司自當

從公分豁若先下此本轉滋多事仍將原
本封進伏惟
聖裁
不聽
史臣曰劉朝田詔等出獄而移宮之
局始破矣輔臣一燝與謀者也故封
還
勅旨堅執不行非

睿斷赫然則內外相倚之勢何時解乎
戊申尚書何克纘上言臣部於田詔等獄
因贓物在
內庭干證多女官不得質審於心不安當日
具招後再照云田詔等所犯除寶物外金
銀不下六萬兩必非數璫之力所能負之
而趨計損臺諸役一一可質問也且
內府歷年財物一勘可明尚應查失去之數

較原贓多寡若何事干禁地今只憑見追
贓物以定罪案觀此則當時讞獄固已心
疑其未確矣今當熟審䟽理寃滯之時何
敢具䟽激聒使
皇上之恩澤壅滯而不流乎然欲卽解司禮監
又恐天下謂臣等但遵
皇上之命而不守
祖宗之法臣且無詞置對明日卽當熟審合無

勅下三法司會同審明果四犯贓有未確不妨
明白奏請開釋以明
聖主之無成心法官之有定守而於刑賞忠厚
之治益有光矣
上命着俱遵前諭送司禮監奏奪及刑部揭入
上曰田詔等侍奉
皇祖考多年曾有微勞具本嗚究會審明白着
降做奉御外私家閑住

史臣曰田詔等以盜寶擬辟繫獄已
久
皇上特開湯網出爲奉御蓋深察其無盜庫之
事也田詔之冤既白則
選侍之枉益伸而王安所以粧誣傾陷恣行
威福者無所逃于
雷霆矣
辛亥

上諭外私家閑住司禮監太監王安降做淨軍
發去南海子看守牆鋪

壬子

上諭南海子看守牆鋪淨軍王安不許人往來
私通書信如有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廠衛
辦事番役并南海子看守人員拏住指名叅
奏

史臣曰王安之誅固緣劉朝田詔等
首發其姦實藉霍維華一擊之力追
思移宮之慘郎安身首異處肉飽饑
鷹尚有餘辜而時且有憐其帷蓋不
具罪不至死者可謂有人心乎

己未田詔上疏爲權姦擅傳假
旨無辜被陷含冤其畧曰王安心懷夙恨恣横
專權令人屢索餽禮姦婪不遂使人恐嚇
內牌子王錦棠等以搬西披簷錢糧事逼

令寫票扳詞同謀狠貪已足恐有後患復
欲潔身直遲之十日而後首告朦朧揑
旨黑夜宣官璫授
密旨詔被酷拷受刑不過屈認多贓安又假傳
密旨嫌少再追詔貿痛難忍只得順口答應後
又假傳
密旨令詔增銀通共銀三萬五千兩并玉帶金
珠寶石頭面等件總之揑造告詞撰擬
旨意深機密綱改抹招卷皆出安之一手人不
敢言試思覆本未題
萬歲爺爺何以便知贓少郎此顯是假傳
聖旨國家從來有此法度否其假旨弄權受賄
縱奸中外含怨難以枚舉伏乞
勑下刑部從公詳勘情罪分別庶國法昭明而
人心痛快矣
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參克纘曰鄭穩山乘

京林

選侍移宮之際而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倡言寶係
選侍之物不知
選侍大內之人寶即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
首從之例乎至辯臺臣焦源溥疏語更刺
謬源溥疏云在
皇祖爲
元子者爲忠爲
福藩者非忠在
先帝爲
二后者爲忠爲
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纘曰爲
皇祖而全其
貴妃富貴其愛子者爲忠之大
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昔試問克纘再將如
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省

猶不爲富位列
親藩猶不爲貴克纘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
纘又曰光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
宮闈之忿爭尤爲忠之大
聖母實天已久令德著聞已見刑于之化
宮闈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傳
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
出此不祥之語以此人而久濫朝班恐三
綱淪而九法斁也
史臣曰桐封久就守禮法以稱藩不
必踵智囊之說
椒掖已定痛
鼎湖而隕泣安忍附常侍之謀允成小人肺肝

如見矣
尚書黃克纘奏曰王允成論臣凡三事其
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
貴妃
選侍二事爲滅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不敢不出一言
夫人臣愛
君當寘力于重者大者談易儲事于兩代繼述
之後則大器久定爲臣子者但宜慶其授
受得人而追咎遲疑之私愛何以爲
皇祖地然則舜愛謨蓋之弟非非與談郤席事于
思慕扳號之時則體悉宜深爲臣子者但
當追頌刑于有則而指摘
宮闈之私昵何以爲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盆厚非耶
皇上仁考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出涕又何心與人辯是非哉

上曰前事自明不足與辯御史薦人不妨直陳何得因以劾人卿宜安心供職王允成已有

旨

史臣曰克纘首以戴皇天而履后土

感悟

聖明一言而萬古之綱常植矣臣子不深自循省而反以滅倫亂紀妄爲彈射變亂是非一至此乎然克纘祇以仁孝大義揭之中天是以來

明聖之眷留而終慰

孝思于不匱也

甲子給事中孫杰奏曰

皇上登極以來冢卿嘉謨統均無能徒仰輔臣之鼻息輔臣一燝佐理無狀又徒仰王安

之鼻息遂長
中旨錯出之漸從無一人敢以白簡從事者臣
接邸報見同官霍維華有疏刺王安臣嘆
服言路可爲有人閱邸報見王安業已服
辜臣又慶幸
主上可爲有斷乃未幾而維華遂以年例處矣
如謂原任猶有遺議則前日銓部不應列
之考選如謂新任不無過舉則三月兵垣
未見有可吹求也及臣進長安聞煩言果
嘖嘖矣謂維華刺安之疏出安因不保其
終一燝嘉謨若失其腹心之倚二臣遂未
嘗一刻忘維華也一燝進
朝之密語與嘉謨出
經筵之附耳有目者見有耳者聞維華之例
處非二臣之辣手而誰
上曰輔臣一燝尚書嘉謨佐政秉銓公忠謹慎

朕所鑒知其遼東用人多係經撫言官保舉
霍維華例轉緣故該部還明白說來已而周
嘉謨疏辯維華之處繇于作令入垣不一
又云維華有邊才故云邊道補之孫杰復
叅其遁辭昧心背理據云維華有邊才故
補以邊道不知當四月考選之時正遼瀋
繼陷之後此際何等急需邊才胡不即借
重以封疆而直待八月年例也至云所論

東林

罪監一疏原重在司禮盧受不知郎如宜
審保全等語謂非隱刺王安而何若一熛
密語嘉謨曰輕輕去了他罷又一日嘉謨
附一熛耳曰此人以年例處之矣耳屬于
垣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
上報有旨
于是嘉謨上疏乞罷曰霍維華之推年例
原自有說臣前疏不敢盡言懼傷雅道今

科臣强以王安爲詞無非以王安激
皇上之怒耳人謂王安有保護之功于
先帝或有或無
皇上當先知之人謂王安有忠盖于
皇上又或謂其戇直取罪于
皇上是否的確
皇上自當知之臣等何得與聞而乃以此處維
華謂臣所爲此語何賴此心可瞞乎

史臣曰王安搆釁
宮闈凡爲臣子無不欲食而寢處之嘉謨親
承
顧命
先帝憑几遺音豈遂忘心而于揑誣傾陷之人
曰保護曰忠盖曰戇直好之不啻口
出何哉噫維華爲鷹鸇之逐而嘉謨
爲孤兎之悲難矣

东林

給事中侯震暘上言移宮一案晨鷄乍驚
當亟剪其翼
龍御已安當愼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
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
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尉留者
三錫非榮識者恨之
壬戌正月巳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宮
一事會經

东林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踰年而是非變亂
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況後世乎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寀上言竊聞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義不反兵仕弗共國臣子
詔旨所然而況于
天朝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易是且然
皇上而況于當世徃歲
聖李選侍氣毆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郎姦相方從哲封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

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兩宮

貴妃計

明旨黜破逆謀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一

大義也又曰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來往

聽其自裁奉

旨 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之寀拾光斗唾餘謂

選侍惡同武氏不過互相要結以遂梃擊之

东林

謀耳而不顧其擬之非倫也至云聽
其自裁則明欲迫
選侍以死矣小人之兇惡一至是乎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愼行上言
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之變事郎劉遜
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
爲遜進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
事曖昧從哲郎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
請移宮
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住足所
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彼時從哲濡
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
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
臣擋之以在大吒曰你豈做李家官噢李

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
而特佐其焰忍
冲主之隠䖈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
萬世解者也奉
旨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愼行借紅丸以陷舊輔則不
得不影附移宮以固其黨此郎王之
家拾光斗唾餘之意

旨
辛巳方從哲上疏自明曰
選侍移宮自
皇考升遐之後郎屢諭内臣奏請臨時與同官
具揭立催隨奉
旨着於仁壽殿居住郎日搬移此催移宮之始
末也如是而謂臣未嘗慷慨一言乎且當
時進揭候
旨俱在

文華殿直房未嘗他往慎行謂臣濡滯不進
科臣拉之以進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
不知果在何處作李家官喫李家飯之語
不知有誰聽聞慎行歷歷言之若親見親
聞然者吁亦異哉至于偷藏珠寶乃近日
鑿空誣賴之常情理所無臣可無辯奏入
奉
旨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
聖諭云事情始末皆朕所知則從哲之誣可以
無辯特是時邪議方張故令據實會
奏使當日諸臣仰體
聖心郎與剖明則
聖孝之光昭不待今日矣惜多惑于邪說滋蔓
難圖至使楊漣左光斗等分據要津
後功定策卒之

东林

天心震怒立辨貞邪

至仁大孝照耀千古又何傳聞之足慮哉

五月辛酉孫愼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

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

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淸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

益急請

皇上試檢從哲移宮揭中曾肯一言及垂簾聽

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議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

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

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

殊不能解也
史臣曰愼行斷然以不言垂簾之非
爲從哲罪而不思本無其事安得違
心而言之夫諸臣之造爲垂簾語者
皆違心者也而猶欲借以陷人良心
盡矣尚欲托正論以行之將誰欺乎
御史江日彩奏曰
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但大臣

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一死生勇
決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
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
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窩中尋兔兒琦
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古大臣決大
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玆寧不

媿死章下所司
史臣曰古大臣當宮闈嫌隙之際苦
心極慮宛轉周詳使功成而人不知
惟姦人妄希大拜攘臂奇功故雖仰
鼻息于權璫貽斧鉞于史冊而不惜
也若韓琦之于慈聖太后事體不同
挽回宜速紅爐點雪道應如是耳
尚書黃克纘議曰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

五日
皇上將登大寳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
之搬移矣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

东林

彼時大九卿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可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邸報中見抄有戎政尚書黃克纘一本讀之則爲進藥移宮等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忠臣義士恨不立啖逆賊之肉者一出克纘之口覺淺淡無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至末見有奉聖旨三字臣以爲是會議疏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克纘獨非臣子臣恨其滅絶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具疏參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一字及其生平也今于邸報中見克纘辯疏輕輕點綴猶是申前說昔皇上曾有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在

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御史張愼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絶書乃深宮之中
煽處傾城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疢滋毒
男戎不勝再設討于女戎寶玉大弓賄賂
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逼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
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
爲臺省諸臣彊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臣爲公論所輕乃執争封后差强人意
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調爭之而得閣臣
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郎
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
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
狡之左劵矣
六月辛未黃克纘奏曰大抵此時人心險
巇巧于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投於其
中而不能出如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至以毆死
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爲許皇后也于事爲失實非信矣
于
君父
君母爲醜詆大無禮矣無信無禮三綱淪五常
絕矣臣懼薛文周方自陷不忠無以見
先帝于地下而何暇爲臣慮奉
旨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克纘全疏據經明禮甚正甚

確已入紅丸案內
史臣又曰欺毆
聖母之說原王安誣揑之詞一時邪黨競相附
和想
聖母在天之靈聞之亦必有愀然不樂者克纘
直引許皇后事以折周文之非三綱
五常賴以不墜眞狂瀾一砥柱也
給事中汪慶百奏曰
明旨會奏甚確而吏部發册科道建議言人人
殊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張問達
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外又有英國公張惟
賢大學士黃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亂賊之黨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

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

史臣曰

明旨本曰會奏而問達改爲會議使邪黨奏揭

紛紛競伸其說實此二字作之俑耳

罪以擅改

旨意朋比爲姦夫復何辭

給事中傅櫆奏曰

選侍者鄭黨也方

先帝寵眷旣深聞有無禮

母后之事

皇上危疑未定輙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

戴

嵩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宮欲何爲哉黛使

皇上無着居仁壽之旨從哲遂謂

選侍者實爲

三朝要典卷之三

皇上之母爲
先帝之未亡人而
六尺之孤遂謂置之安則安乎且據從哲揭云
頃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邸非妃嬪所宜占住則是爲外廷之議
從哲遂不吐一詞又何其不任怨也又曰
當
選侍戀宮之日聞外廷觀望
聖意或者再入
慈慶而
聖駕徑御
文華則是
皇上特不以驅除加之
選侍而朕志之先定亦久矣郎從哲有擁戴
選侍之心縱不懼外廷之詆斥能不懼
皇上之震怒乎臣又知其不敢也

給事中沈應時奏曰移宫一節嚮有
聖諭令克纘有言官信口詆誣一疏中引
孝和皇太后一段突有播告失實等語查疏毫
不相涉無端揷入令人眩惑俾史館靡所
適從實録將何訂証大非
皇上欲釋羣疑之盛心也
文周又言曰當
李選侍移宫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刑
部劉遜托其所私之内璫與克纘認同鄉
者關通克纘克纘力爲庇護贓私狠籍傳
布長安克纘因爲轉求庇于從哲于是從
哲與克纘合謀朋比專欲抹殺
選侍一案以爲寬從盜庫之地聞
皇上以
皇妣之故特宣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初不肯傳致

天語嚴厲而後逡巡奉出此時從哲已受克纘
之囑托故不欲
聖諭之出也中外交結賄賂公行總之知有
選侍不知有
君父知爲金錢不知爲法紀同聲一氣罔
上行私亦何怪乎今日從哲與李可灼進藥
事舉
朝痛憤而克纘挺身硬證甚至欲弁後先

聖諭敢公然斥其假托也哉臣恭讀
聖諭
聖母之崩谿
選侍之毆近來各官柰何不爲
聖母止爲
選侍失其輕重法紀何在克纘乃謂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以毆死播
告天下海內臣民所重知重見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嘗被毆也克纘何從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囁嚅不肯傳
皇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讎舉
朝皆傳誦之克纘身在班行獨不聞耶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
宮庭秘密之事克纘何所執証而敢于哆口
若此
聖諭所謂不爲
聖母止爲
選侍克纘其何以解也克纘明指
聖諭爲假跋扈無人臣禮至此極矣
皇上英明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

宣諭中外此何等事情而權璫得以行其
假托克纘視
皇上爲何如主耶若此畨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如以封疆
宮闈等事譴謫多人亦皆權璫媚臣爲之耶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于煌煌
聖諭目爲假托指斥乘輿罪大不敬不知克纘

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
先籍安
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
朝政不寧
諭內責刑部乃克纘也克纘就裏機關已被
聖諭一一點破且慙且恚無地自容遂欲委罪
于假托之人以自爲遮蓋之計此所謂欲

蓋而愈彰也假使
聖諭果假克纘果孤忠殉
國當時何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耶畏權璫耶克纘何以解也至于盜庫一
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鑑有情眞罪當已服厥辜者
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
稽囹圄者威則皆

皇上之威也恩則
皇上之恩也而克纘霑霑而恩煦煦見德專以
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旣用爲護身之符
又借爲陷人之穽如此入品而高談綱常
自負忠孝令克纘淸夜思之亦有啞然失
笑者矣
上俱下之所司
史臣曰文周前後詆誣克纘者不止

一疏而悖戾不淪至此而極加以交
通加以受賄甚且加以跋扈無人臣
禮而于假傳
聖諭一語尤三致意焉盖此語實犯諸姦傷心
之痛故反覆辯論必欲屢
諭非出王安所矯而後已詎知真僞難掩鬼神
難欺被
聖母以不美之名導
聖主以刻薄之事固
九廟神靈所必殛者乎

三朝要典卷二十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